

慎思錄

五

冊數	記號	番號	部類	滋賀縣尋常 中學校藏書
六	一		雜	

919.5
347
Vol 5



慎思錄卷之五

貝原篤信編錄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小補於世則天地之間蠢然一蠹而已豈可不自恥乎

人資天地生育之德而生焉是誠罔極之恩也須要知所以報德苟不知所以報之此則天地之不肖子可謂頑愚之人也然則何以報德曰存仁心是乃所以報天地之德也存仁心者卽是所以厚人倫愛品物也

文中子曰不雜學故明蓋爲學純一而不雜則通徹

于義理而無蔽昧之患其理豈待不光明乎
爲學不專一則其志不立其功不成故學貴專一程
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是必然之理也於小道
亦然况於大道乎專一者用心不分之謂也
好立道學之名修邊幅務色莊貪掠美譽者無志
乎真知實行此爲不足論雖實有志于斯學復但
專治文義耽典籍而終身不能通曉於義理者雖
自以爲好道學實是訓詁之學耳且如曲士雖信
道然拘泥不能達于理此皆不足爲君子之學也
曲士是偏僻而不達于理者也

學者讀書窮理之方須要用心精密蓋道理本是精
微豈可以鹵莽鹿獮之心得之乎奚翅讀聖賢之
書做義理之學爲然哉雖文章詩賦雜藝小技之
學苟非專一精研不能通曉孟子曰今夫奕之爲
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亦斯之謂也

范華陽胡致堂其爲人也英邁其議論激發其所作范
氏有唐鑑伊川之所稱譽最爲好書胡氏有讀史
管見二子之書立論也純正宇宙之間不可無此
議論誠可爲後世之龜鑑故二子之論朱子綱目
屢引之然愚嘗謂東坡之言曰春秋之法論道貴

嚴責人貴寬此言宜矣然則二子之責古人恐惡不仁過甚而不寬者吾未知其可也否

人之制行苟當理則須自信不可由他人之誹議而為憂戚生疑惑逸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若夫小人無忌憚者居之不疑雖有世議不省所謂人言不足憂者小人之自是也因私欲昏蔽而不能知其不善也是與君子自信不可同日而語

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所長有所短明者之用人也用其能而矜其不能取其所長而容其所短猶良醫之用藥良匠之用材然各取其所長而用之是以

天下無棄才人各得盡其能苟以吾之所能責人之所不能以吾之所長誹人之所短謂之棄人材且取怨之道也夫物各有所長有所短譬諸于特莫邪以之刈穢則不若鈎鑷之利故陸賈曰知者之所短不及愚者之所長苟捨其所長而責其所短堯舜之知有所不及于愚者所以天下皆為棄才也

天下無全才長于此者短于彼勿求備于一人如惡其所短而忘其所長是為棄才故用人不廢一善不捨一才然佞奸凶惡者雖有才能亦君子之

所不容也凡人之稟性也短於才者或長於德豐於才者多歉於德長於此則短於彼能於此則拙於彼中人以下之資皆然不可以其長處信其短處不可以其短處捨其長處故取人者用其所長而恕其所短所以天下無棄材也且有才高而識暗者有才鈍而識明者不可不察夫才者人之所愛德者人之所憚古來佞人多舉用正人多沈淪以是也

兼聽知之明獨斷行之果非兼聽則不能知之明非獨斷則不能行之果是處事之要也

朱子曰如舉天下說生薑辣待我吃得真箇辣方敢信此言最可味蓋見得義理而信故學貴自得非自得不足以言學然非學問思辨用力之久則不能自得之非徒耽典籍治訓詁者之所可得也又欲一超直入者非自得之道也

窒慾之術於將萌之際早克治則用力小而得效大若於慾念已熾之後禁之則不能及大抵窒慾之工夫須極勇猛縝密不可柔懦苟且必當用十分之全力而過為防朱子所謂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之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己向前而已尚

何問哉此言最可服行

東坡荀卿論可戒於世之好立異論者

以他人之毀譽爲欣戚者徇外忘內也孟子曰有不
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是言毀譽不足以爲欣戚也
只內省不疚樂莫大於此苟學而有得雖他人不
知已吾心真可悅常人學而微有才則患入之不
知已或人知之則其喜氣揚揚人不知之則戚戚
不能樂可觀其無得于心也

春秋記災異而不書祥瑞記災異者警人君也不書
祥瑞者恐人君之怠慢也

山水之佳境風月之好景草木之榮華之類凡天文
地理物萃之觸耳目而感發理表於外者
者其所益不尠矣豈只行遊觀樂而已哉聖人見
龍馬而作易感獲麟而作春秋雖聖心至理素存
然觸物而作興者然且如詩三百篇無非感草木
禽獸蟲魚而起興蓋君子之志常在于道而不忘
所以每觀感于物情而有起興譬如張旭之學書
也念茲在茲故觀公孫大娘之舞劍而悟筆法也
不賢者之稟性也非特其行之分數不足而已其知
亦欠分數蓋行之所短其知亦不足是以雖或聞

人之規誨而不信亦不能自知其所短此知與行皆不足也宜乎變化氣質之難也韓子曰學之各得其性之所近此言最是雖學問力行只就他資質好處上添得些小好而已是知之不足故耳此故學貴公聽博覽舍己從人須不自是而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見而自用也是開知之方也通鑑曰司馬昭殺嵇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胡氏論唐劉文靜曰其材智雖高而識量淺矣篤信謂才與識不同看此二說亦可知矣識即知識也古來才力有餘而識

量不足者多矣蓋才與知自別才是心之力智是心之明也不可不知辨世人以才智爲一套事誤矣天世有才高而識暗者有才鈍而識明者可見才智之非一般也

世俗稱管丞相沒後爲厲愚謂禮記載子高之言曰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管君苟賢則必生有益於人然則其沒後爲厲而害於人者世俗之妄誣也不可信夫延喜帝信讒而過貶遷管公于遠裔其後朝廷屢有雷雨之變而多震歿者是上天之震怒降威於朝廷以警於冤枉也古昔東海太守

性理錄 卷之五
枉殺孝婦於是大旱三年延喜帝朝廷之災變亦恐如此與夫孝婦一女子耳猶其天變如此况於管公平乎

大抵後人之論朱子其失有二焉其一以朱子為不足信而貶議焉其二以朱子為聖人而不可加焉以朱子為不足信者固是冤枉也以朱子為聖人者亦是阿其所好也此二者不知朱子之過也

天地之間無非道焉之飛魚之躍者乃天機之所發動道之費也此可見矣使鳶飛使魚躍者鬼神之所為是二氣之良能道之隱也此不可見矣合而

言之則二氣之所流行皆是天理之所在無非道施人而不報則隨而恨之是庸人之情夫施人而欲得其報是市井交易之道固為可賤君子之惠人也為行道也豈有心于求報乎然是常人之所難免可不戒哉

老莊之說固與聖人之道相懸絕論之不可不嚴然傷太嚴則不能平直而中其病宋儒之辨老莊往往有此病其所謗與彼書之本意不相合者亦多矣恐不免為冤枉為彼學者所以不心服也然程朱之辨老莊亦甚嚴者是恐有濶意學者之所宜

思也

林希逸取宋儒之意註老莊然與老莊之本意不相合者多矣

日入而群動息無事而聞寂故夜氣必清明其所思釋易通精微是夜間讀書之功所以太倍于晝間也爲學者最須愛夜裏之力勿昏睡而廢功勿遊惰而失時

兵有正有奇凡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故治兵以正求勝以奇二者不可偏廢修整於軍旅貴正兵正兵者用節制之謂分數辨別法律嚴明是也制

天權應變貴奇兵奇兵者用計策之謂出于常規之外而不拘乎法律故正兵者用兵之經也奇兵者用兵之權也

司馬談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愚謂司馬談斯語可謂暗儒術也蓋儒者之道可以正心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是修己則孝弟忠信以是治人則可安民福國其要約而有功用莫大焉何謂寡要少功乎莊子曰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此言信哉愚謂所謂寡要少功者乃俗儒之習以是論俗儒則可謂中其病矣豈以是可議真儒之

學乎司馬遷載之史記亦可謂不能蓋於前人之
愆也

禮樂者聖人教人之具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蓋
禮樂有本有文禮樂之文雖繁多然禮之本是一
箇之敬樂之本是一箇之和禮表之外則爲制度
品節樂表之外則爲詠歌舞蹈所謂禮樂之文也
無本則不立無文則不行故禮樂兼本與文而爲
全備禮勝則離故要有樂樂勝則流故要有禮一
者可相濟不可闕二也

天地之間殺人最多者有四件刑兵歲病也省刑罰

明曲直則無冤死禁遏亂源則無兵死方歲之內
周恤窮民則無餓死禪醫濟病則無枉死從政者
不可不知

卑幼輩居則避長者之位行則隨行言語應對則恂
恂謙遜是禮之所當然也後世卑幼不循此禮往
入往居長者之位與先生並行言語應對則與尊長
抗敵唯欲速進成人之列躐等凌節不安分之甚
也是以養成驕惰之心而至不可教可歎哉
衆人之生也自十歲到弱冠其知識日漸長情慾亦
浸盛見異物而遷其賢知愚不肖於此時乎定矣

故十歲以上到二十歲教戒禁防最不可無之時
也不可爲姑息而縱驕惰苟於此時空放過而無
教戒則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至扞格不勝遂養
成終身之凶惡了可不畏乎

大凡人之生質方幼童之時其善惡未可知故於此
時未可定其賢不肖到十五歲以上其生質既成
而善惡始相彰矣故曰之成童及此時可別其賢
不肖故童幼之時遽毀譽於其人也難

心有所憂患鬱悶而不安如異學以制心斷情爲勤
欲強斥之是告子之學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者也

如世俗縱酒色之快樂以忘其憂苦是衆人之所
爲也二者俱不知樂天安命徒欲強排遣之亦難
哉

心之力之謂才心之善之謂德才德兼全謂之聖人
才德超衆謂之賢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
之英雄有德無才謂之善人有才無德謂之小人
才德兼亾謂之愚人夫聖賢不可得而見之矣得
見君子者斯可矣君子亦不可得而見得見善人
斯可矣治國家者苟不能得君子與善人則與其
有小人寧有愚人古來敗亾國家者必自小人矣

如愚人其力不能覆敗猶愈小人之姦惡有力者
矣細論之古人以才德超衆者亦謂之君子是不
止于德勝才者也有才無德者亦謂之愚人是
不止于才德兼亾者也這二者通稱亦可也蓋賢人
與君子雖各有所指而異名然通稱則亦可爲一
也如愚者與小人亦然

山谷詩曰澣念煩鄰里忍窮禁貸賒愚謂忍窮一事
大凡丈夫之所宜守也今人往往不能忍貧窮安
爲貸賒而不償取他人之財而爲自家奢侈之助
與掠奪何異舉世如此習而成俗可歎哉善理財

者專務儉薄而禁之假是良法也好乞假是困窮
之所由起也且平素積聚久不揮散蓋其

司馬遷曰要之成且然後是非乃定愚謂要者及也
衆人之行初節正而不保晚節者有之矣故曰然
蓋慎初節者血氣之爲也故爲易矣保晚節者德
行之力也故爲難矣初節雖慎晚節不保則平生
之所爲皆爲虛妄故保晚節爲重學者最可著力
好議人之非者可見其心慘刻而不忠厚也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可謂忠厚也

吾輩學問所以不進者何也蓋由安于舊習而不能

變故步耳蓋天地之氣日變化而不息所以成化育盛大之功也君子之學法天德而日新不已所以有上達之功也學者須要除去舊習而日日新又日新不可因循于舊陋若如此則庶乎長進不然則不免終于自棄而已

聖人之書爲經經常也夫聖人者法天地之道盡人道之至而立至極之準其道亘古今通華夷無時無處而不宜其教實爲天下萬世之常道故稱其書爲經不亦宜乎浮屠氏亦稱佛書爲經蓋其書在西域本名修多羅固無經之名其書入中國之

後彼徒借聖人之書名而稱之耳賢人之書爲傳蓋傳述於聖人之教也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則物字朱子以事字訓之是就蒸民說蒸民必有事故物字指人事其實事物皆有天然之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所謂則也則者何也蓋則者人之所當行乃是事物當然之理也

朱子不自棄文家訓勸學文訓蒙詩並文集不載之疑非文公之筆力恐是後人僞作託朱子乎大凡古來僞作者多矣不可盡信

周禮九拜及儀禮禮記家禮本註竝無稱四拜者只開元禮云再拜訖又再拜是亦因再拜重之也近世丘氏家禮儀節禮樂疏等之書初有四拜是明禮也非古禮本朝之拜亦效中華而再拜江家次第曰本朝之風四度拜神謂之兩段再拜是亦重再拜也本朝古禮有拍手是中華振動拜也周禮疏亦稱倭禮

鬼神是陰陽之靈是可爲正解蓋二氣之變化自是隱微而能屈伸者也故曰見之而不視聞之而不聽然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是姑卽其粗迹易

見者而示其實而已其迹者鬼神之所爲便往來屈伸所發見是也其理難見其迹易見故卽其迹示之而已非以迹爲鬼神也世人多以屈伸言鬼神不知屈伸是陰陽之迹其所以能爲屈伸者是鬼神古人曰鬼者歸也神者伸也是亦卽其迹而示其實耳

輕議先儒固是僭率學者之所當戒也妄信古人亦是不明學者之所當審也況於阿諛曲從而附會者乎近世學者不免有二三者之蔽惑大學或問曰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以

求其說之心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法邪朱子之言如此然則信可信者疑可疑者雖不從先儒之言亦先儒之心也君子之學當如斯也夫輕議先輩者固非而妄阿其所好者亦非也信古者固是而不泥古者亦是也人生所受之吉凶禍福無非命別而言之則有命有分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當得者爲分所不可得而得之者爲命分者自致者也命者無致而至者也東坡三槐堂銘說天道福善禍淫之理必然固可謂分曉然是偏說分之可得者而已未說及于命

之有幸有不幸者蓋君子之得福者分也其得禍者命也非分小人之得禍者分也其得福者命也非分顏子之貧且夭者命也非分也盜跖之富且壽者亦命也非分也是故人之在世也有命有分不可一槩而論然分亦命數之所素定而所當得也命者雖出于偶然而非所招致然是亦自天所降之定分也故二者合而論之則一也命而已矣命與分奈何乎爲分別曰當得而得者分也君子之得福小人之得禍是也常理也不當得而得者命也君子之遇禍小人之得福是也非常理也分而

論之若是也若合而論之分亦命之所當得也天之所降同是命也人之吉凶禍福壽夭貧富皆天命之所素定人各有定分故短者不可長之少者不可多之且天道福善禍淫則善者有福報不善者有禍報是必然之理然爲善者或有禍爲不善者或有福是亦因所受之厚薄而有定分也夫禍福貧富皆天之所命而有定分如此鬼神爲私于誦祈者而變其常理與之福祿救之災禍乎蓋鬼神者自是聰明正直而不享非禮非人間貪官之納賄容悅而行私者

之比胡以非禮之禱請爲徼倖而有得福免禍之理乎此理甚昭晰明者固不待言可知矣雖愚者亦可微省悟而已苟遭禍而禱請者能責己過惡則有免禍之理畏天作善則有獲福之理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丘之禱久矣然則違理逆天者雖禱正神亦無得福之理况禱淫祠乎何福之有古人曰所不可祭而祭之謂之淫祠淫祠無福此言豈可不信乎

人之稟性各異故其好惡亦不同是以處世接人也
有好我者有惡我者有譽我者有毀我者我所惡

而有入好之者我所好而有入惡之者是乃人之所以有遇與不遇而君上之愛惡與臣下之榮辱皆所繫於此也吾之愛惡於人亦然其有偏僻者不可不省察而正之

衛介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又古人詩曰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有此度量而可以處世接人則自然無怨尤

古者君子之處事也其神靜氣定故從容不迫不動聲色而處置得精詳此因其氣宇清明安重與涵養純厚也

躬爲不善而求爲人所容者不肖之人可恥之甚也大丈夫可容人而不可爲人所容以此也

人各有賢愚有曲直有情僞人心匿其美惡而不可測知如吾有真情他人不能知吾心曲豈能傾心而相信哉李太白詩曰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里亦此意耳人有平日常交膝晤語者然不能知其心曲猶相去隔千里一般古人有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由知與不知也亦此意耳蓋人之心曲幽隱雖有良才美德長人者雖有姦邪凶慝甚者然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有終身不可窺者雖

父兄不能識之況於他人乎故吾之難知人與人
 之難知我同是一般不可以人之不知己而怨人
 自慍也人不知吾之中心有美德譬如他人不能
 知吾肚裏之饜足是於我身不相干之事何怨尤
 之有故孔子曰不患入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洪範五事亦各有德所謂有物必有則也五事亦與
 四勿相為表裏蓋有四勿之工夫則有五事之德
 四勿與五事其數不同者何也蓋貌思二者俱屬
 乎動貌動乎外思動乎內也

行遊之處常避繁華熱鬧之境而可尋幽閑滌淡之

地蓋青山流水最多佳趣然是可與同志語不可
 為俗士論

陽不生於陽而生於陰之盛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
 之盛如冬至生一陽夏至生一陰是也治不生於
 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故盛極則衰
 是盛衰相根之理是以君子方其盛也知其倚伏
 之理而慎其微矣所以无亢龍之悔也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明名分莊周此言乃二書之大
 義可謂立辭簡要也所謂要言不煩者也竊謂易
 之道陰陽也此以兩位相比並者言之此為橫說

如晝夜男女君子小人水火風雷吉凶淑慝剛柔
 進退消長是也蓋易之為道也言其大義則是尊
 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好生惡殺而述士可凶消
 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是就兩位比竝之中而分
 其尊卑而已矣可謂極精微之理而立天地之大
 意也春秋之明名分也此以上下貴賤不同者言
 之此為豎說如君臣父子嫡庶中國夷狄王伯是
 也蓋春秋之為法也言其大義則是尊王賤伯內
 中國外夷狄明君臣上下父子嫡庶之分蓋就上
 下高低之中而嚴其貴賤可謂致廣大之教而明

古今之大法也

溫公以孝經全編悉為聖人之言而不疑至有膾炙
 之喻後人亦傳會為聖人之言而信之者多矣竊
 謂溫公是忠厚之人篤信聖人所以有斯言也然
 古昔之書亦往往有偽作者雖稱為聖人之言苟
 非義理精當之至不可妄信蓋學者信可信疑可
 疑亦是慎思明辨之工夫而不可闕孟子曰盡信
 書不如無書誠哉斯言也朱子作孝經刊誤其鑒
 別分曉解後世學者之迷須依據以為龜鏡
 韓子說性有三品先儒議之曰氣稟不同豈只三品

所能盡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此說固是春秋之
論義理尊嚴雖有毫釐之差不能不辨故云爾
然人之稟性也細析之則固有千百種之不同韓
子非不知之要之析其大槩則不過有上中下三
品而已矣韓子之言豈可爲謬乎韓子復說其所
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言其本性之同也說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者言其氣質之異也雖未發
以本性氣質之名其說性可謂頗具備矣自孟
子以後漢唐諸儒無言及于此者嗚呼韓子亦賢
乎哉凡宋儒之議韓子往往似刻薄恐非論入以

恕之道而此當求備于賢者之言也與薛敬軒之
議韓子可謂最是也

君子之行道也唯暗然潛脩而不管人之知與不知
譬如喫飯然唯要助飢而已不求人之知李謙云
陰德如耳鳴已知之人無知者爲善者當如此古
人曰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誠哉斯言也夫在諸
內者形諸外也是言必然之理而已形諸外者非
君子之所期待也

唯君子能知君子與小人小人不能知君子之心反
猜疑疾惡動爲妨害終至枉寃陷殺者亦有之且

小人不察，小人之爲害，引進爲己，助終至凶，其
身而不悟，可謂至愚不可曉也。

唐虞之際，君臣之言，辭簡而意盡，舜典咨十有二牧，
曰：食哉惟時，又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又命伯夷，
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
克艱厥上。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德惟
善，政政在養民，舜禹授受，古字其言最簡約，而其理最
該博。此爲心學之淵源，臯陶曰：都在知入，在安民。
此等之言，皆是簡要可尚，可爲天下之至言，萬世
之則，可守。至言不煩也，所以爲聖賢之言也。

古昔先正之立言，若兩說不同，而俱有義理者，是亦
各發明一理耳，不可偏廢。苟虛心玩味，各隨文
意而求其理之所在，則當並行而不悖，其不同處
亦自不相妨，不可以己意橫作主張，而妄是非之
也。是與辨邪正是非曲直者，亦自別。

若有自家獨所見，與衆人之所見太異，則只可與達
人者論，不可與拘士談。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也。又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誠哉是言也。
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言，亦此意爾，而可
與言之人，亦極少矣。

樂之所過，卽是憂之所生也。樂者爲憂之根，憂之所
在，還是樂之所生也。憂者爲樂之根，是亦與禍福
相倚伏之理相似。

人之制行，惟量我力之所宜爲，而爲之，則可無後日
之怨悔。如邵子詩所謂量力動時無悔吝是也。苟
不量其力而行，難爲之事，不能終無怨悔，不量力
之過，率起於好事，好名而不出于其誠實，或起于
一時浮氣之激發，宜乎不能保久也。唐高祖以其
次子世民功大才高，欲立爲太子，世民固辭而不
立，終逢建成之亂，至殺戮兄弟，此以好名之心，僞

讓而不能終其友悌，蓋於初不用其誠，故於終不
能保。初節所以有悔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
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信哉斯言也。
衆人居富多忘貧，須節儉而勿奢侈，居貴多忘故，舊
當存卹而不踈，歲長多忘父母，宜終身思慕，病愈
多忘慎，須安樂常思病苦，時凡自修者，當以忘初
爲誠。

世間幼弱之人，夭者多矣，夙期之近，雖在歲月之間，
亦不能知，故老幼不能知其壽數之長短也。然
則幼者不可負其富，春秋而放蕩，老者亦不可憂。

其大耋而咨嗟

中夏古人之博洽才量以本邦之人比較之卓乎其
不可及是今古華夷稟性與學習之不相如也苟
論其識見之精粗與偏正則雖中華古來宏才之
士亦復往往有可議者看其所著而可知而已矣
所謂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則可乎哉然則
雖古人之說疑其可疑者信其可信者亦是善學
者之所爲也若謂古人皆是而無所揀擇去取一
切曲從者不可爲明達也故遜志齋曰學匪疑不
明而疑惡乎鑿疑而能辨斯爲善學勿以古皆然

愚謂此言旨哉明達君子以爲如何乎然而後生
矣議先正者亦所當戒也

孔孟雅言禮其言理者罕矣易曰窮理盡性又曰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理義悅心仲尼燕居
子曰禮者理也樂記言滅天理等止數語而已語
孟之中禮字指理而言者多矣然則何爲不直言
理而言禮乎朱子曰禮卽理也但謂之理無形迹
之可言禮卽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由此觀之聖
賢不言理而言禮者有以也

以俗士爲史官無見識其猥俗粗謬迷謬天下後世

之禍不少矣如李延壽為南史是也况本邦之俗古來昏迷于鬼神妄信尚於詭誕國史之外野史苟記事者無見識則恐其迷謬逾於南史亦甚遠矣讀之者知其猥陋則不眩其神怪妖妄而可也陸放翁跋柳書曰欲注杜詩須太公少陵地位不遠乃可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篤信謂放翁斯語能中後世妄述作者之膏肓須有賢者之學而後傳聖人之經也不然則不免為杜撰如孟子之學到至處所以能述孔子之道也得孔孟之意而發明之作傳

註者止程朱而已矣後世雖有豪傑之士不可及而已

四民各有所職唯為士者以事君濟民為職故在眾民之上而食民之所貢必須足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不然則素餐而已矣凡享其養者勞其勤成其事而可也苟受其養而廢其職雖無譴責之者豈可不恥于其心乎柳子厚送薛存義序亦見斯意爾

天下之事謹其小則其大者亦隨而不差矣如權衡尺度只於分毫處辨得分明則至鈞石尋丈亦無

徒博則泛濫而無功非精究之道矣徒約則固陋而寡聞無貫通之理矣二者非自得之道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說約是所以自得之道也

博與約知行之工夫正相對聖人之教入只有此二者而已博非博記古今萬般雜細之事物也自一身之內至于萬物之理講究之多而廣窮天人之道天下事物之理融會貫通而自得于我之謂蓋非融會而貫通之則雖博聞廣見不能自得不能自得之則不足以爲貴也約是以所博學而自得

之理而約之一身實踐行之也苟不如此則其約之者隘陋而已非博文則不能約之非約禮則所博學者徒爲耳可以爲無用之學大凡學以有用可爲貴而已

程叔子之學正大高明如易傳之說不專主於訓詁解釋擴發胸裏所在之蘊奧而已儒者之學當如此可謂致廣大極精微也其言謹嚴而緊切可爲後學之箴砭百世之下聞之者興起今貪夫廉懦夫立其爲益亦不少是可謂大有功於名教也其立教也嚴毅方正蓋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矣其

論人責人之際抑揚褒貶儼然可畏只恐鮮從容
不迫之氣象比之伯子之言溫厚和平自不同東
坡云春秋之法論道須嚴論人須恕程叔子之言
亦爲論道謹嚴而然乎孟子稱伯夷隘邵子臨終
謂伊川曰面前路徑莫令隘以此言比之古人如
伊川謹嚴是伯夷之儔乎竊謂明道如美玉伊川
如精金皆天成純粹之德固非末學愚者之所可
敢輕議也

修身養生二者以寡欲爲要未有多慾而能修身者
也未有多慾而能養生者也

揚子雲以詞賦爲彫蟲篆刻壯夫不爲者誠是也然
視其所作爲之賦遂傷于工巧卽其所戒也黃山
谷詩曰雕水文章費工巧此亦可爲是也然視其
所作之詩何其費幾許工巧乎亦是如所毀謗也
東坡曰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
人乎且其所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歐陽子沒十有
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
憂之篤信謂東坡論人之迷溺之非者其明達如
此然考其平生之學術議論浸淫于佛老也甚深
矣其所謂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誠然三子俱是

英才其言論與其學術背馳如此心口不相應者何耶

東坡曰賈誼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愚謂東坡如惡伊川一事其量之褊小可知也且陷溺佛老往往說怪誕狂妄之事則其識不足亦可知也其所議賈誼便是而自知便暗古語曰知人謂之知自知謂之明誠哉自知之至難也

東坡平日之學術言論浸淫於浮屠可謂其昏迷之深也然至作六一居士集序乃曰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

憂之韓文公廟碑亦以闢異端詆佛爲尚東坡之言何其與平生之所好相齟齬如此耶恰如聞兩人之言可謂其志識無一定之專主隨事而依違也其學術之不純一也如此可以見其爲人也

天下之事上世之法簡畧而至後世益詳密如學術制度皆然此古今氣運之漸開也自然之時勢當如此如六經所說者其大畧也至後儒世出其爲說也漸加潤色詳細如漢魏以下諸子及宋諸大儒所說是也然而後儒之說雖加精詳皆是六經語孟中所有之道理轉論述而漸細密者也不能

出於六經語孟範圍之外然上世聖人之所說其
簡畧者不可有差誤後世諸儒之所論其繁詳者
或有時而疎漏過誤蓋其畧者道理簡要而所該
閱周徧其詳者論說繁衍而所分析或有過誤也
如曆學其法至後世益精頗有古人所不言到處
然虞書之中數語說曆象者其根源而後世說曆
者不能出此規模之外其餘法術亦皆如此

柳宗元辯晏子春秋以謂齊人之爲墨子之徒者作
之篤信嘗顧其爲書疑以爲非晏子所作今見柳
州之言而倍自信鄙見之適不謬而後人之僞作

或曰程子之言曰齊整嚴肅則心便一竊謂中心正
則威儀之形乎外者亦自正是當然之理夫心正
者本也有威儀者末也本者所當先末者所當後
然程子之言却似可以正外貌爲先苟言先用功
於外貌則中心自正恐其流弊有爲色莊人之患
奈何予答之曰正中心者固其本也然中心未有
形象則難做操持苟外貌惰慢則中心亦隨而放
縱故程子復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也是以學
者欲正中心者必先當整外貌正儀容以維持其
心然威儀雖在外所以敬慎其威儀者在內蓋工

夫至于此則無內外本末之間隔其所持一而已矣是內外交相資之功耳非專其外而遺其內之謂也

心體於萬物爲仁一物不體非仁也

事功之學雖似有適用之益要其歸趣是貴才力賤德義捨理而尚氣者也卽是小人之事不可爲君子之道非伯術而何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可爲學者之規戒君子之道以才德兼備爲貴而才爲德之奴德爲才之主苟貴奴而賤主是可謂君臣倒置也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

禽者不可爲賤工詭遇而獲禽者不可爲良工若有德而才不足亦不失爲君子矣苟才有餘而無德則非小人而何楊氏論管仲與子路其說見于孟子註於此亦可見事功之學非聖門所傳之旨也

後世秀才之爲文其論固佳者多矣然而人我克伐之念勝矣故欲立己說而責人之小疵動常傷于刻薄雖有其說是者也其心則非矣浮躁淺露非君子之氣象其文字雖間有可採者其人則狼狽可賤而已矣蓋矜己者必欲勝人此小人心耳

凡事必咨訪而後明故曰好問則裕必經歷而後熟
故曰躡一事者長一智苟不咨訪而自用不經歷
而妄行亦曰殆哉

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心正愚謂是爲
學之本旨學者之立志宜如此蓋學將以知道苟
爲學而不以知道爲本雖博學廣聞無益徒勞心
思而已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夫知道固極難然
不以知道爲志則爲學駁雜而不純一立心邪僻
而不平正因失其本也然則雖有宏才博聞之逾
入不可爲儒者之學不免與百家衆技之流相同

此卽倍學之習亦不足爲貴也若乃以朱子之言
反覆言之欲知道則先須要學純心正苟學雜而
不純一心不正而邪僻則與道相乖戾何以得知
道耶

聖人謂放鄭聲遠佞人又謂巧言亂德甚矣淫聲巧
言之迷人也變亂是非顛倒曲直令陷溺而
不覺大率君子謹所好鄭聲佞人都是常情之所
好可畏之甚也如邪說之姦巧誑誘亦是此之儔
也使聞之者易迷難悟可不畏乎

聖人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且言佞人殆聖人之言可

畏哉古來毀譽亂善惡昧者不察故偏聽生姦聽
言者可不審乎

祈禱禳災之道莫先於克其私窒其慾是其工夫在
內莫大於愛其民博施濟衆是所行在外蓋私者
天之所惡民者天之所愛故內克太其私慾則免
天譴外愛養其民人則合天心苟不能如此雖誦
祭滌祠佞媚鬼神而禱請百計以爲勤然天
譴難免天心不喜何福之有聖人言獲罪於天無
所禱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豈不信乎是不
待遠考諸異域徵於古昔唯試視諸近古今世之

人之行其私虐其民偏禱神佞佛而傲倖者之無
福報應驗歷歷而可知而已矣此理甚昭晰不待
知者而明也宜信之而不昏迷然而衆人迷而不
覺者滔滔皆是何耶豈非因鬼神之理幽深而難
曉禍福之說多欲而易惑耶

官祿以不如己者視己則自以爲有餘日日可喜樂
才德以逾於己者視己則自以爲不足日日可勉

勵

問者求明善於人也思者求明善於己也求於人求
於己而不休此所以窮理而致知之方也

李白詩曰以此醉中樂勿使知醒者此言醉者有樂而醒者無樂也李白是放達之人與劉伶輩不同然非知真樂者也蓋醉中遣興得樂者粗而淺醒中知樂者精而淡醉中之樂易知醒中之樂難知學者平日不醉時更要知別常有娛樂之勝於醉時此知真樂也苟知真樂則不論醉與醒醒亦樂醉亦樂隨時隨處而無不樂苟得真樂如此此與醉飽聲色宴遊之樂不同君子何待醉時而後初樂耶

自樂者必安分故無求于世中庸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也不安分者必有求于世故不能自樂所謂長戚戚者也

天下無理外之事或曰天地間復出乎理之外者亦多不可以理推測也不知此非出乎理外惟人之窮理未精故知其常而未知其變則不足以盡天地之理也蓋理有常有變其變者雖非常理此亦理中之事天下豈復有理外之事乎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窮理也

人之爲惡也德性蔽固而不明故而已其所由者三焉氣質也人欲也俗習也此惡之所以行也人之

爲善也。因不爲氣質所拘，不爲人欲所蔽，不爲俗習所移也。苟無此三者之害，則德性開發而不塞，此善之所以行也。夫氣質人欲之爲拘蔽也固多矣，且爲俗習所移者，其害亦不少矣。學者之所當省察也。

方孝孺之文，往往發明義理，有補治道者多矣。其戒恃才一篇，最切乎規戒爲君相之人所宜觀覽也。可以爲應病之藥石，凡人皆亦當玩覽。屠漸山評之，唯稱筆勢音節，不稱關世教。何其玩讀之膚淺乎。孝孺經濟之學，忠義之節，可貴不幸不保，終

可惜哉。

人心之所欲者，義理也。故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是姑以比喻形容之。之辭，爾其實義理之悅我心，奚翅聲色臭味之悅我耳目口鼻之比乎哉。何則？雖衆人當赴其節義，則舍生而取義，赴死如歸者，皆然。人心悅義理之深，以此而可知而已矣。

忠臣孝子之於君父，譬如手足之捍面目。然雖遭毀折而不懼其所愛至深也。君子之愛人，也忘物我。故方其危難時，雖疎遠而不能不救，况於其至尊

至親者乎如岳武穆其愛君憂國之志至深終有不可奪者是以不顧利害成生雖譴人枉陷至死不變其節操或謂此非明哲保身之道昧於進退之機是豈知忠臣義士之心者耶

世人衣服器用好詭異華飾爭相尚之常從時好而變矣風俗之移入也如此可不畏乎

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爲知之而不行者言也其實行之易知之艱何則十室之邑有忠信之人能行者况古今德行敦厚之人不少然知道者少矣甚哉知之艱也程子曰非特行難知之亦難

也古非無美材善行在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愚謂美材如諸葛武侯善行如司馬溫公其餘三代以降美材善行之人不可枚記然而知道者寡矣所以知之艱也然亦有知之一邊明而行之一邊艱者不可一槩而論也

剛柔者性也不可變然善惡因所習而移剛惡者習而爲剛善柔惡者習而爲柔善苟自幼早論教用功久則無不可變之理所謂習而成性習慣如自然也雖有美質之人習而爲惡則陷溺也易此習不善而成性也雖有偏陋之質習爲善則遷移也

不難此習善而成性也

老年讀書之訟與少壯不同擇看簡要者潛心尋思使義理精熟而欲自得之是歸約之功也不可徒務博覽強記而貪多所求不約則汎濫而無功不能自得于心徒費心力而已矣

胡氏知言亦可謂好書也其嘉言發揮義理者多矣彼豪雄之才講學之力秀發于當世凡力有餘者必負其才放過亦多竊謂胡氏之學雖出于龜山之門然不免與伊洛之統微有齟齬一變則恐出乎程門規格之外或流爲事功之學亦未可知

野也

陳北溪曰孔孟周程之道至朱子而益明魏鶴山曰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陳魏二氏之言可謂適中也誰謂過當之言阿其所好乎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理本自如此非勉強爲一體而已蓋吾身自天地而生來天地爲萬物之父母故天地萬物與吾身本自爲一氣仁者至公無私故無物我之間隔不能不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爾西銘特言此意爾

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言君子之道在博仁愛於萬物而仁愛之之道有厚薄次序也蓋天地萬物本自一體皆所當仁愛之也是理一也而其中自有親疎貴賤之品秩不同是分殊也故施仁愛之方不能無厚薄之宜先後之序故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有緩急輕重不可紊如墨氏兼愛是無三者之筭等也如釋氏禁戒殺生而絕滅人倫是薄親貴而厚疏賤可謂倒行逆施也又與墨氏兼愛異

程子分別孔孟之德不同之數言說得明辨又說

孟子未敢僂道他是聖人然學既到聖處夫知行可並進恐無偏到之理然德未到聖處而唯學既中到聖處者何也曰程子有言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如孟子傳孔子之道而能言之者非有德之言乃造道之言也蓋孟子是命世之才能曉得孔子之道分明且其太聖人之世與太聖人之居甚近矣是以聞而知之最親切的實故繼述其道而不繆程子所以言學既到聖處也如程子能知孟子而言之亦庶乎造道之言矣然學到聖處者孔子之後自顏曾以來孟子一人而已矣

修養之貪生者術者之事也攝養之保生者君子之道也其養生之道雖相似然其所以養生之心公私之間不同而已矣

醫家之術立方之書有救人之用固不可廢棄然凡執方術者之言往往詆誕過譽失其實者每多矣拘忌不循理者亦不少矣其說不可盡信讀其書者考其言而可知而已矣

中華之俗振古諫君而致命者相踵不絕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不敢畏其死者何也其俗尚義且有文學而知諫諍之方也本邦之俗古來輕戰死者

多矣雖鋒鏑羅列愆元在須臾不敢惜其身者何也其倍好勇而尚名節也倭漢尚氣槩而不惜其死同而所死之地異者無他因俗尚之好義而有學與好勇而尚氣之不同也

焚椒錄遼臣王鼎記遼王耶律洪基寃殺其妻懿德皇后比綱目所載甚詳悉今千載之下讀之者不堪悲哀矣嗚呼讒人無極之禍至如此之極哉漢武帝之殺戾太子唐玄宗之殺三子亦然夫父子夫婦者至親然因其信讒而窮慘刻爲殘忍如此况其他乎爲君父而聽人之譖愆者可不畏乎

嗚呼頑愚至如此可賤惡之甚矣

胡氏傳曰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
忌而後動其惡篤信曰若本邦北條義時之於
畠山重忠朝鮮李氏之於鄭夢周蓋先剪其所忌
者也

天有陰陽而造化之道立焉陰陽有常理有變化福
善禍淫是天地之常理也稟其命者非偶然也人
之稟氣也有厚薄稟氣厚者福常多稟氣薄者福
常少是陰陽之變化也稟其命者偶然爾夫天道
福善禍淫之常經亘萬世不可泯滅然陰陽之變

學海類書印

化常多是以雖善人不必有福雖不善人不必有
禍因二氣之變化不常也故受命有幸有不幸非
常理也常理者天道之自然也變化者二氣之偶
然也造化之所為常理者幽深而難見變化者顯
著而易見論天命須分常理與變化而說然皆是
出乎造化之所為故都目之謂天命須要知天命
有此二理也

原於萬物之始生資始於天資生於地是天生之地
育之也蓋人物之生也形交而生焉與艸木蔞種
子而相續者異其初不止父精之獨施母精亦同

相合渾融無間而始爲種子。是胎之成也。故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然後於胎中養育十月而分。媿是母之功比父爲最多。如父其始有施精之功而已。故於構精之時，其功與母相半。至于胎中之養育，則全是母之功也。故人之生也，固以資父之氣爲本始，然而母之滋育功勞爲過父。猶萬物之生也，以資始於乾元爲本，然而資生於坤元之功爲多也。是以人之稟性也，其形容心志似父者常少，似母者常多。以其資生者多也。故雖父賢知，然母姦凶，則所生之子亦不似父之賢，知而似母之

不德，則必不肖之子也。然則娶妻買妾不可不審擇其性行，又須選父家之良賤，不可唯以其容貌之美惡爲取舍。然君子之於父也，愛敬兼至。比母最厚者何也？蓋人之生也，資始於父，是爲稟受之本源。如母雖養育之功固多，然其爲本始而統之者，父也是。猶雖地育之功厚，特天生之德大也。故父爲天，母爲地，其尊卑自不同。此以父爲至尊，至親其可尊，與天齊。故君子最厚其父，而母其次也。見道明則守之固守之，不固者見之不明也。今有聰慧勝入而持守不固者，因不實見得也。

喪禮國有通俗常法是以難盡孝子之情如處士不
仕之徒粗從其意亦恐無妨然喪禮於本邦其
勢不能悉行學者當姑從國俗而行易行者而已
矣不可背國法駭時俗只不剃髮不火化惟可也
古人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夫
固未易知然自知最難何者由有己也故古語曰
知人謂之知自知謂之明意者不其然乎自私者
身有小才則自以為大才有小善則自以為大善
雖有大過失而不知皆不自見之患也可謂愚也
矣

書者心畫也心之所由見也可不敬乎明道作字時
甚敬曰非欲字好卽此是學司馬溫公平生未嘗
艸書雖遣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
者卽知公之爲人是皆可爲法予之先考善書平
生於筆札極謹嚴雖當倉卒之際隻字不艸畧始
終如一其不苟也如此吾人之所不能及也
人之爲學也歷年之久積累而不息雖愚者漸進可
開明故學者之享壽永久者是天之所祐可以爲
幸甚積累之道又在專一與勤苦蓋非專一與勤
苦則無進益精明之功

孔明岳飛文天祥之輩非無王佐之才恢復之力然
身為將相不能立其功非命乎然則人之賢否不
可以事功之成敗論也久矣功之成否唯由命之
禍福而已非由賢不肖也

孟子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蓋道不遠人
率性之謂道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由非身
外之事也日用常行之間至近之處而至道存焉
此乃天理之流行發見處君子之道費而隱也若
夫語非常高遠之事以為至妙者左太冲所謂佻
言無驗雖麗非經是而已蓋語妙理也易矣雖一

超直入言下頓悟亦可為也然非真悟而已

後漢書曰人情忽於見事而貴異聞歐陽永叔曰凡
中人之情忽近而貴遠篤信曰二語其意相似蓋衆
人之情貴耳而賤自由知人不明也

古來偽道學者往往為過激之言而不取其言常過
所行其所自處甚過高為苟難之行而求見知乎
人詭異其言行且誹議古人蔑如今人驚世駭俗
是客氣之所為非有英氣然自信以信于人自欺
以欺於人是以足欺世而盜名故世人稱述之為
道學之士所謂居之不疑在邦必聞之人可稱偽

道學不可爲道君子也而世人不可終欺也其真偽久而後自見矣

聖賢言誠字有以人之實心言者有以天地鬼神之實理言者李邦直解誠字曰不欺之謂誠此只解得實心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於實理則爲說不
公程子改解曰無妄之謂誠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此通實心實理說之也可謂精當也

中華之俗比之我邦不仁以何言之蓋彼土之人乏軍食則往往殺人噉之矣如隋朱祭教士卒以殺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唐昭宗在

鳳翔朱全忠圍之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旣爲人所割市人賣人肉斤直錢百本邦之人雖勇悍逾人者何嘗至于不仁如此乎後漢東夷傳曰東方曰夷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灰之國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篤信曰古人以君子不灰之國爲日本夫日本雖在島夷之中其俗比之中華及西蕃諸夷仁而壽稱之爲君子不灰之國亦宜哉

後漢書東夷傳曰倭國人多壽考至百餘歲篤信曰我邦比中華及諸西蕃壽考之人多矣古昔往

往有逾于期頤之人到老耄者今亦不爲鮮矣豈
如後漢書所載雖中華學道術善修養之人超過
乎中壽者寡矣夫稟氣浚固者多壽稟氣淺露者
多天本邦雖天資薄弱之人壽考者亦多矣是因
受地氣之浚固耶

當于安樂之時不知其安樂故不能樂其安樂者常
人之情也所謂蓼蟲不知辛之類也必涉於憂患
之時而後知前時之安樂而思之君子不然當其
安樂之時也必知其安樂而樂之所謂素其位而
行不願乎其外也

聲色臭味之美者是耳目口鼻之所好而人之所欲
也雖君子亦然只其所好各有邪正多寡而已矣
君子之所好者順理而正小人之所好者順欲而
邪或雖所好正也然過甚則有害義亦非君子之
所爲也好之正而且無過不及者君子之所爲也
伯有之爲厲杜伯之鬼起而射宣王戚夫人死而報
怨於呂后此其氣魄強梁過人者忿怨之氣不散
而然久則渙散而不能爲厲如氣魄脆弱之人雖
忿怨之甚不能如此如唐高宗之妃良娣怨武后
之害已有爲猫爲鼠之言而不能報是也

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也君上有禮以率臣下則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故人皆慕守義而恥取不義而生也禮運所謂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者此之謂也

胡文定稱春秋曰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愚竊謂朱子綱目一書其功亦恐可次之學者之所當玩覽而終身不可廢也

古人謂人不讀書萬卷不行地千里看不得杜詩蓋言人必見聞廣博而可見得杜詩之佳處杜詩尚然况道之浩浩豈少所聞見而能可知得之乎

義理之學資朋友講習之功而明者多矣蓋其德行相觀感而善義理相切磋而明故曰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若以文字相角以訓詁相挑此非所以兩澤相麗互相滋益之道也苟如此則朋友講習之樂亦可謂小也

文而不武謂之腐儒是柔懦而不堪立大事武而不文謂之儉夫是鄙俗而不知義理二者偏于一事文武彬彬不偏者是可爲君子儒也

人之生質忠厚恭儉過于人而有似不足于聰明者是其如愚者即此其稟性之所以忠厚而足爲可

貴而已矣比之作聰明亂舊章者其超過也遠矣
古今之人其資質有如此者復可爲難得也復有
似聰明而真愚者二者所宜辨知也

張子之與道統之傳也次于程子如西銘前人之所
未發大有功乎吾道其餘發明道理亦不鮮矣
然而其言曰形潰反原又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爲
太虛此言與程朱之說大相乖戾嗚呼如天人之
氣聚散消息是生民之本大小大事其說不同者
非微細之差誤凡先儒各有所見雖其說不同如
此不害爲其道之同其餘經說亦然今人與朱子

之說其訓詁有小差則誹以爲異學其拘陋甚矣
古昔中夏三代之盛世固萬世所當法倣而後世不
可及而已矣周亾以降如漢文帝光武唐太宗等
數君其德其治雖不及于三代之聖主亦所稀出
之英主如其恭儉忠厚納諫好善可爲百世之法
也如其餘季世庸君世出昏亂相繼然則今人之
倣談論不可妄意是古非今此非忠厚之道且可
思古昔之世有污隆主有賢否也古之不可及者
因其時之隆其主之賢而然耳不可一槩爲不可
及古而尚論也至于後世苟有狂妄之學士漫是

古非今者不避忌諱而誹議之吾恐有時君不狂
其怒之禍亦未可知也後世學者須思居是邦不
非其大夫之慎吾輩幸生乎太平之世浴治化之
中居安閑恣讀詩書終身不事干戈誠是人生之
一大幸事也哉學者常可樂斯樂不可偏慕古議
今也

詩之源流遠矣擊壤康衢之歌者國風之權輿乎虞
廷之唱賡及南風歌者雅頌之權輿乎三百篇是
夫子之所刪定爲詩之經萬世學詩者當以是爲
本漢魏以降至盛唐雖太古既遠而曰刪後無詩

然風雅之流猶未全亡如晉陶謝之極雅淡其最
傑然者也唐之未衰也詩人韻士輩出如老杜上
雖不及于風騷然下冠于百世後代詩人之所慕
倣也中唐以來至宋迨元明其間作者不少固雖
極巧麗然其風漸菲薄不及古雅也遠矣亦不可
以爲宗師

古詩三百篇吟玩以養性情以諷諭而爲教其爲體
也溫柔敦厚平易微婉是風雅之道爲詩家之祖
作詩者須以此爲法今之作詩者不達乎此理雕
蟲纂織安排布置以求巧飾爲工夫故作詩者反

苦心氣費思慮妨功廢事是玩物喪志之甚者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有才性而不費心力者俗之以言其志亦可也乏文學無材器者不要強作非唯寡思省事又可以免論癡符之謗蓋本邦土俗不通韻語此所以拙乎詩也

能詩者不妄輕下文字沈思久而成之雖一字一句必用心精密刻苦而後做出好詩苟不知此則雖老杜不能作好詩如杜甫固可謂聖于詩者也然其作詩也用心精密於今可見矣是杜詩之所以好也學者之讀書力行亦當用心如此

看詩須擇風格三百篇之後陶謝及初唐盛唐數輩尤古雅可謂得詩人之體其餘工詩者固多然得詩人之風格者鮮矣竊謂如朱子之論詩恐可謂最得詩人之意也

程太中退休後所作詩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可以爲汰今人以其所作好示人者銜其美也恐不免論癡符之誚

雖作詩多矣無益于講學况雖能之者有苦思之勞廢時之失苟不如此則不能巧矣國俗不通于唐詩之聲韻文字此古來本邦之人所以拙乎詩也

然則作爲唐詩者非本邦風土之所宜也故本邦
之人作唐詩以述其志比之和歌甚爲不及非不
得已雖不作詩可也唯詠吟古人之詩合于其
時情與景致者而足矣豈不逾自作拙詩而勞苦
耶如古君子之作詩所謂和順積乎中而英華發
乎外所以吟咏性情而言其志也後世之所以不
及也

曾南豐之文比諸家文章議論純正精詳非有得于
經術不能也三蘇及荆公之輩所不及也朱子稱
本之也宜矣

文章尚純正典雅而有理不尚巧麗浮華而無實如
昭明太子文選古今文人之所宗也擇取其善者
且資用其材則可也然而其中載宋玉司馬相如
諸賦揚雄劇秦美新劉伶酒德頌等皆是浮華淫
靡諛佞放蕩之文可謂名檢拂地矣文辭雖巧不
足尚也自餘之文亦儒者可取者寡矣葉少蘊曰
文章不關于世教雖巧無益斯言可法也如文選

諸伶往往不關于世教者多矣

韓子言尤氏之浮誇後人稱其言之當夫左傳誠是
古代之好書猶不免有此病況後世文人之所作
往往浮誇者不鮮矣是不要義理而以言辭爲滑
稽者也

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不善莫大焉近世以道學
立名之儒不免有此病可不省察而戒之哉

本邦書生之作詞章也常好用詭異之文字換却那
尋常文字習以爲常苟不如此則誹議以爲拙俗
近世以來最爲甚俗尚之卑凡如此不知欲奇巧

古則愈拙陋也朱子稱歐公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
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朱子此言可爲作文
之法

白樂天詩稱李杜曰吟咏流千古聲名動四夷韓退
之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燭萬丈長愚謂李杜詩名
極高如此然杜詩曰文章真小技於道未得尊是
杜自言也湯東澗詩亦云文章於道未爲尊詩於
文章又一塵然則得詩名比之文名亦益爲下也
方玄英詩曰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誠哉是言
也風雅之士雖與俗流不同然而詩賦者非君子

之所汲汲若以此爲平生之工夫於道所不尊也
作文章貴依經義而有條理須平易而簡要含蓄而
有餘味不必要爲艱險奇異之辭以夸耀其美
謝疊山之文章軌範有資乎文章之學其文多取唐
宋之大家而出漢魏六朝者寡矣鄒東廓亦選文
章軌範續集其中收錄唐以前之文者多矣初學
之士併二書而用之可也今之學者欲作爲文字
便先熟讀論語孟子又記誦乎斯二書則用意
取材有源委而且達作文法
古昔本邦之名士雖好作爲文章詩賦不效古人

之正體故近鄙俗而遠古雅其所作文詞軟態而
靡曼好華飾流淫媿不可爲儒士之文且布字多
顛倒連字用俗語而作詞不本于古者多矣今之
人能誦其詩讀其文則可知其可否

本朝之歌詠微婉而溫雅且極精巧者多矣恐可與
中夏之歌詩爭爲頡頏若乃國字之文章雖專務
艷麗而體制柔媚也然其奇巧者數家亦可以亞
乎倭歌矣若夫本邦之詩文雖古昔名家之製不
足與中華之作者爲比讎故以本朝之詩文較之
和歌和文其巧拙雅俗不可同日而談也此豈非

卷之五
四十九
不_レ合國俗與土宜乎哉

和歌者我國俗之所宜而詞意易通曉故古人之歌詠極精絕矣古昔雖婦女亦能之者多矣唐詩者非本邦風土之所宜其詞韻異于國俗之言語難模倣于中華故雖古昔之名家其所作拙劣不_レ于和歌也遠矣我邦只可以_レ和歌言其志述其情不要作拙詩以招_レ論癡符之訕大凡我邦之人古來讀書皆坐于粗末竟致力於精者此其爲學與作文所以不及于中夏也胡氏知言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

不能使之知也愚謂今世之人苟讀書通經而有志于斯道則雖未能知道亦可以爲使由之民然則雖生在澆季之時亦可謂堯舜之民也其樂如何哉

學者當勤道學之實不可好立道學之名名不稱其實而掠取一時之虛譽可恥之甚也且雖自負以爲專一于經術往往止訓詁之習而未足以爲致知之學以此自爲矜高而慢罵於人抗顏好爲人之師可謂方不知其量也至身後則自有公論而不能掩其良拙與真偽古語曰要之_レ死日_レ後是非

乃定信哉是言也可恥之甚也

大率好立道學之名者拘泥乎訓詁而不通于義理
執滯于古禮而不知土宜與時變繫乎欲行古禮
於今世然而不好作善惡人故責人常過刻薄而
少恩好揚人之短口多是非如此者以好道學為
名而却不知無學而質良者也世有如此之學是
以無學之輩以此為口實而誹議儒術此聖學之
所以益湮晦也

先輩固不可輕議然而討論古人之是非得失亦是
窮理之一事不可不辨也取其可取捨其可捨亦

宜公平不可刻薄東坡云取人可恕此言可為恣
聲色臭味之悅人之耳目口鼻者多而不可枚陳君
子取其雅正而淡薄者而以養其身所以無損而
有益且求之易得也小人取其不正而濃厚者以
逞其欲所以有損而無益且求之難得也

生刑之法須重之不重則民不懲死刑之法須輕之
不輕則為慘刻

兵錄云勇恂者性強弱者地愚謂勇恂固各人之性
也不拘方土然本邦之人比于異邦甚勇悍此雖
非其土性蓋習俗之令然耶且本邦之中如關

東之人其體力最強剛此強弱由地也朝鮮之人亦比之在本邦之人其體力強然其勇不及日本

人此皆因土地而然誠如兵錄所云
種木之汰東坡曰大者不能活小者老夫又不能待
惟擇中材而多帶土礮者為佳愚謂東坡擇中材
之言固善然種子挾枝而待其開花結子亦是老
生涯一樂事且身後為人歡賞此亦詒厥孫謀遺
愛之一事非專為我之計此不可為無益于後人
况幸天若假我數年有待其長茂而看花實者耶
世間待歲月之久而成功者多矣豈翅植木而已

耶凡事須豫早為計若不為早計則不及時多矣
艸木之生與人類動物不同無雌雄交媾之事但各
自有種子而生焉下其種子則地能養之生長而
本已然動物亦有相似者如魚鱉亦既生卵而後其
母不能伏育惟水土之氣養之能成形此皆與人
類禽獸異

廢棄仁義忠信日用彝倫人道之所當行而不講
雖理義可令悅人心而不嗜之欲究知雜細之未
事或好技藝汲汲而專心於此是所謂心不則
德義之經口不道忠信之言可謂頑嚚而不明也

雖多材多藝又何足貴乎哉

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此知君子與小人其所樂之不相同猶冰炭薰蕕之不相容然而君子而後有真樂小人之所樂樂未既憂則隨之不可以爲樂也

本朝古昔信使屢通中夏故朝禮粗效中蒸而其制頗行矣如武家禮節雖源義家頗定諸法式至後世頽敗久矣將軍足利義滿公憂其廢絕命其臣今川左京大夫賴氏小笠原兵庫助長秀伊勢

平氏滿忠令議定於諸禮法筆之於書名之曰三議一統蓋三人相議而一統天下之禮法也厥後武家雖改姓易代然歷世遵行而不廢至乎今尚依據焉蓋因其所制頗合乎土宜也

古人以爲地不滿東南且謂先天之位艮爲山居西北故西北多山兪爲澤居東南故東南多水又曰百川皆朝宗于東海皆是以中夏地勢言之非通論天下也夫中夏在崑崙之東故地勢西北高而東南卑下百川流入東海只嶺南諸州其水有入南海者外國之散在于四方者其地勢各不同先

儒以中夏地勢為天下通論者何耶

東南卑于西北故以東為首而南為末其水亦入
偏天下之出也其氣亦偏於東南故其地亦偏於
百川皆歸宗于東故其地亦偏於東南故其地亦
其地西北高而東南低故其地亦偏於東南故其
古人以東南為不歸東南且謂其地亦偏於東南
本尚氣者其地亦偏於東南故其地亦偏於東南
故其地亦偏於東南故其地亦偏於東南故其地
偏於東南故其地亦偏於東南故其地亦偏於東南

慎思錄卷之五

終

...

